

②末郎簡『六祖壇經序』說：「六祖之說，余素敬之。患其爲俗所增損，而文字鄙俚繁雜，殆不可考。會沙門契嵩作『壇經讚』，因謂嵩師曰：若能正之，吾爲出財模印以廣其傳。更二載，嵩果得曹溪古本，校之勒成三卷，璨然皆六祖之言，不復謬妄。」（同上，第三頁）時在宋仁宗至和三年（1056），上距惠昕本九十九年。

③德異『壇經序』說：「惜乎『壇經』爲後人節畧太多，不見六祖大全之旨。德異幼年嘗見古本：自後遍求三十餘載，近得通上人尋到全文，遂刊於吳中休休禪庵。與諸勝士，同一受用。」時在元至元二十七年（1290），距契嵩本二百三十四年。

④宗寶的『壇經跋』則說他「見三本不同，互有得失，其版亦已漫滅，因取其本校讎，訛者正之，畧者詳之，復增入『弟子請益機緣』，庶幾學者得盡曹溪之旨」。宗寶本與德異本僅一年之隔，上距慧能入寂之年五百七十八年。

從以上四條歷史資料中，我們可以很明顯地看出這樣一個事實，即：從慧能逝世到宗寶本『壇經』問世的五百七十八年間，『壇經』的發展演變並不像中外許多學者所指出的是一個由簡到繁的過程，即敦煌本——惠昕本——契嵩本——宗寶本等；而是一個由繁到簡，又由簡復原的過程，即古本（或曹溪原本）——惠昕本（或類似之本）——敦煌本（或類似之本）——契嵩本（復原本）。這個由繁到簡、由簡復原的過程，通過對資料的考察，證明它實際上是存在的：惠昕說「古本文繁，披覽之徒，初忻後厭」。郎簡又說『壇經』爲「俗所增損，而文字鄙俚繁雜，殆不可考」。如此說來，郎氏所見之本，很可能就是一種類似後來在敦煌發現的本子。契嵩獲得的「曹溪古本」，「璨然皆六祖之言」，應當相信郎簡的話是可信的，不會是「詭稱」。從惠昕到契嵩，都說他們見到過曹溪古本『壇經』。我們知道，曹溪是慧能生前安禪、開法、傳衣之地，也是他身後衣鉢、真身所在之處，而且集錄『壇經』的法海就是曹溪（曹溪在今廣東曲江縣境內）本地人，『壇經』也是在曹溪結集的。在曹溪或者鄰近的地方

發現「曹溪古本」『壇經』，完全是情理中事。我們不能想象，慧能的門人能千方百計地保存慧能遺存的衣鉢、真身等法物，而不同時珍藏慧能唯一的開示——『壇經』原本。

此後，元代的德異又慨歎『壇經』爲後人節畧太多，不見六祖大全之旨。他幼年時曾經見過古本『壇經』，自後遍求三十餘載，才尋到全文，刊於吳中休休禪庵。德異所見的是那種「節畧太多」的『壇經』，是惠昕本，還是類似現在所傳的敦煌本？無從知其詳細，也有可能就是後者。因爲類似現在所傳的敦煌本『壇經』，在當時雖未刻版，但在人間抄錄流傳是有可能的。在德異刻印『壇經』的同時，宗寶也在粵中根據三種不同版本的『壇經』進行校讎，使「訛者正之，畧者詳之」，宗寶據以校讎的本子，從他的『跋』文看，可能是契嵩校勘過的「曹溪古本」或「曹溪原本」。

從慧能逝世時起到宗寶本『壇經』的問世，有文字記載發現的古本『壇經』就有四次之多。被英人斯坦因攜去的『敦煌寫本壇經』，至1928年前後始由日人矢吹慶輝將其影印本寄贈胡適，距慧能的寂年已經一千二百五十一年了。據宇井伯壽的研究，敦煌寫本『壇經』，「從筆體來看當是唐末宋初（公元960年前後）的」遺物。資料證明，就在敦煌簡本傳抄的同時，惠昕已經發現了「文繁」的古本『壇經』。我不知道有關學者憑什麼理由祇肯定距慧能逝世一千二百五十年後發現的敦煌寫本『壇經』才是『壇經』的「最古」「最初」的本子，而否定那些在慧能逝世後二百年到五百年間幾次發現的『壇經』古本都是「自欺欺人」的「私貨」？在地處曹溪萬里之遙，時距慧能千載之後，猶能在鳴沙石室發現一本殘缺不全、錯字連篇的寫本『壇經』，試問：在六祖禪宗風行之地，慧能真身衣鉢所在之鄉，惠昕、契嵩等人在六祖逝世後二、三百年中，就幾次發現過內容翔實的「古本」『壇經』，這又有什麼值得懷疑的呢？憑什麼還厚誣惠昕以下各本是「畫蛇添足」「販運私貨」呢！敦煌本『壇經』既是唐末宋初之物，其中又明明寫有四代相傳的人名，又怎麼能說是「最初」的原文呢？

從上面提到的有關資料看來，在曹溪或者在它鄰近的地區，確實是存在一種「文繁」的古本『壇經』的（有時稱爲「曹溪原本」）。這個事實不但已經從『壇經』本身流傳的歷史記載中找到了正證，還可以從宋以前的禪宗史料中找到旁證。

1. 現存禪宗史料中最早提到『壇經』的人大概要算南陽慧忠（卒於775年）禪師吧。他說：「吾比游方，多見此色，近尤盛矣。聚却三五百家，目視雲漢，云是南方宗旨，把他『壇經』改換，添糝鄙談，削除聖意，惑亂後徒，豈成言教？苦哉！吾宗喪矣。」（『傳燈錄』卷二八）慧忠發出這些慨歎大約是在慧能逝世以後五十年左右，可能指的是南方禪門的情況。

2. 韋處厚（卒於828年）作『興福寺內供奉大德大義禪師碑銘』說：「在洛者曰會，得總持之印，獨耀瑩珠。習徒迷真，橋枳變體，竟成『壇經』傳宗，優劣詳矣。」（見『全唐文』卷七一五）這是指慧能寂後一百年左右中原地區禪門發生的情況。

這兩條資料至少可以說明這樣兩個事實：一是在慧能逝世後即有『壇經』行世，二是在『壇經』行世之後就有「添糝鄙談，削除聖意」，「橋枳變體」等現象發生；特別是可以澄清一個問題：並非像有的學者所說的那樣，惠昕是「竄改『壇經』的始作俑者」（『壇經』對勘第8頁），而是在惠昕發現「古本『壇經』」的二百年前就有人「把他『壇經』改換」，使「橋枳變體」。

由此可見，傳抄於唐宋末宋初（960年前後）的敦煌本『壇經』，並非『壇經』「最古」「最初」的原本，不是已經非常明白了嗎？然而使人迷惑不解的是，國內外研究『壇經』的學者一方面用惠昕以下各本來改正敦煌本的錯字漏句——這無疑是正確的；可是另一方面，當惠昕以下各本與敦煌本在內容上有出入時，就認爲只有敦煌本才是正確的，其他各本的內容只要是敦煌本所沒有的，就都是「恣意篡改」，「販運私貨」！這種態度就有欠

公正了。如果沒有惠昕以下各種版本的『壇經』流傳於世，我們今天要想補正敦煌寫本『壇經』的漏句錯字，要想如實地了解慧能的生平和思想，那是不可想象的。

正像以上資料已經證明的那樣，我認爲『壇經』除了敦煌本、惠昕本、契嵩本之外，還有一種「曹溪古本」『壇經』存在過（至少元代以前是這樣），這個本子很可能就是現存的「曹溪原本」。怎樣看待這個問題，我覺得只要冷靜而客觀地考察，「曹溪原本」的來龍去脈，一定會得出比較正確的結論。

其次，有的學者根據敦煌本與流通本『壇經』之間在內容上的某些分歧，提出了對慧能思想的不同看法，筆者學業荒疏，本來不敢獻曝，但又覺得其中有的問題還是有議一議的必要，並借此就正於方家。

1. 關於「本來無一物」的問題。慧能在黃梅的「得法偈」，敦煌本『壇經』作：「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佛性（性）常清淨，何處有塵埃！」惠昕本以下各種版本的『壇經』均作：「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有（「有」亦作「惹」）塵埃！」（『祖堂集』卷二作：身非菩提樹，心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有塵埃？）

這首偈語是慧能思想的集中體現，對研究慧能的思想和他所倡導的南宗禪來說，它的每一個字都是至關重要的。然而敦煌本與其他版本恰恰在這個關鍵性的字句上出現了分歧，真有差之毫釐，謬以千里之感。因此，有關學者就認爲是「惠昕帶頭，把『佛性常清淨』，竄改爲『本來無一物』的。並說「這是從思想上對慧能作了根本性的竄改：把『佛性』論者的慧能，竄改爲虛無主義者，從而爲以下更多更大的竄改，作了極爲惡劣的開端。而且，以後隨着契嵩、宗寶本的廣泛流通，這首「本來無一物」的竄易偈文，竟然取代了「佛性常清淨」的偈文，而成了中國思想史上人所共知的偈文。致使千百年來，以假當真，真僞不辨。這項竄改，始作俑者是惠昕，而廣爲流傳，張大其影響者，則是

契嵩和宗寶。」（見『壇經』對勘第19頁）要回答這首偈文的第三句究竟是敦煌本的「佛性常清淨」是慧能原話、還是惠昕以下各本的「本來無一物」是慧能原話這個問題，筆者以為應該從歷史資料和慧能思想兩方面進行考察。

在惠昕本『壇經』還沒有問世之前七十七年逝世的仰山慧寂（814—890）提到慧能「得法偈」時其第三句就不是敦煌本的「佛性常清淨」，而是和其他各種版本『壇經』相一致的「本來無一物」。此事載於『祖堂集』卷十八；同書卷二『弘忍和尚』傳所錄第三句亦同。黃檗希運的『宛陵錄』（公元857年成書）中也有「本來無一物」（見『大正藏』第48卷第385頁中）的語句。說明這句話在『壇經』的「曹溪原本」中本來就是如此，只是到了敦煌本才改成了「佛性常清淨」的。

歷史的事實是那樣有力地證實了「本來無一物」並非由於惠昕的「帶頭」「竄改」才出現在『壇經』裏的。那麼，這句話是否同慧能的思想相一致呢？這是筆者試圖回答的問題的另一個方面。根據中外絕大多數學者的看法，認為「無念為宗，無相為體，無住為本」（『壇經』各本均有此語）是慧能思想的基本點。一部『壇經』千言萬語，都是在發揮他的這個基本思想。他的「得法偈」，同他的「三無」思想是一脈貫通的。慧能有資格繼承弘忍的衣鉢並在中國佛教史上獨放異彩，這首以「本來無一物」為核心的「得法偈」是其起點。

2. 關於「本來面目」的問題。近有學者在評論『壇經』裏關於惠明在大庾嶺頭聞法得悟的公案時說：「其二，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慧能居然對惠明說：「不思善，不思惡，正與麼時那個是明上座本來面目！」這又是（契嵩、）宗寶等人在明目張胆地偽造歷史！稍為了解一點禪宗史的人都知道，所謂「哪（前作「那」，此作「哪」，原文如此——引者）個是明上座本來面目」這類的話，乃是出現了所謂「話頭禪」（也叫「看話禪」）以後才有的誑禪行話。慧能時還不會有這種語言。」並說這是契嵩、宗寶等人，「不顧歷史事實，把在慧能以後才出現的東西，硬往慧

能嘴裏塞，實在是一種既荒謬又惡劣的作法。（契嵩、）宗寶等人還說，惠明在聽了那麼一句莫名其妙的混話之後，便「言下大悟」，自然也是一種純粹的瞎扯！」（見『隋唐佛教』第539頁）又說：「這是契嵩帶頭把出現了所謂「看活禪」（也叫「話頭禪」）以後才有的一些貨色硬塞進『壇經』裏去的一種明顯的偽行徑」（見『壇經』對勘第27頁）

我們知道，「看話禪」①是南宋大慧宗杲（1089—1163）提倡的一種參禪方法，而明教契嵩（1011—1072）校勘『壇經』是在大慧還沒有出生的北宋時代，具體的年代是公元1056年，他不可能預見後人會提出「看話禪」來，事先在『壇經』裏造輿論、打埋伏，使「看話禪」有經可據而成為合法的東西。那麼契嵩本以下各種版本的『壇經』（其實惠昕本也有同樣的字句，只是以小注的形式出現罷了）有關惠明公案的那些話是從哪裏來的呢？筆者認為那段話是『壇經』的「曹溪原本」裏本來就有的東西，敦煌本『壇經』只不過是『壇經』一種「節畧」本，為了抄寫、誦持、傳宗的方便，就把那些在「節畧」者看來無關重要的內容刪去了。試據宋以前的禪宗典籍就這個問題作些說明。

前面已經提到的黃檗禪師（？—855）『傳心法要』一書，記載了裴休於唐會昌二年（842）、大中二年（848）兩次請益的內容。當時裴休提的許多問題中便包括了著名的惠明公案在內，黃檗是這樣回答裴休的：「明上座走來大庾嶺頭尋六祖，六祖便問：汝來求何事？為求衣？為求法？明上座云：不為衣來，但為法來！六祖云：汝且暫時斂念，善惡都莫思量。明乃稟語。六祖云：不思善，不思惡，正當與麼時，還我明上座父母未生時面目來！明於言下忽然默契，便禮拜云：如人飲水，冷暖自知！」（見『大正藏』第48卷第383頁下）按『傳心法要』集成於唐大中十一年（857），比敦煌本『壇經』傳抄的時間約早近百年，比契嵩本早一百九十九年，比看話禪提倡者宗杲的卒年早三百〇六年，比宗寶本早四百三十四年。

在前面引用過的另一部禪宗史籍『祖堂集』（公元952年成

書）卷二「弘忍和尚」、卷十八「仰山和尚」等處都提到過這則公案，其答問的語句同流通本「壇經」是基本一致的：「行者（慧能當時尚未出家）見苦求，便即與說，先教石上端坐，靜思靜慮：「不思善，不思惡，正與摩思不生時，還我本來明上座面目來！」

可見，大庾嶺頭惠明問法得悟公案的內容，並非契嵩等人，硬塞進「壇經」裏去的「私貨」，也不是「看話禪」出現以後才有的「狂禪胡話」，而恰恰是「壇經」的「曹溪原本」裏固有的東西，所以它才有可能被唐代禪師們廣泛地加以引用。筆者認為「不思善，不思惡」這個提法的本身，是與「金剛經」的「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壇經」的「無念為宗」等觀點一致的，是離言絕慮的無差別境界。

敦煌本「壇經」不是最古、最初的「壇經」，還可以提出若干問題來加以考察。但是，只要把有關的歷史和基本思想弄清楚了，證明在歷史上確實有過「古本」「壇經」存在，敦煌本並非「壇經」的「最古」「最初」的原本和「基礎」，惠昕以下各本與敦煌本的某些內容不同，不是惠昕等人硬塞進「壇經」裏去的「私貨」，這樣，本文的任務也就完成了，某些學者強加在惠昕、契嵩等人身上的「不白之冤」，也就「平反昭雪」了。

但是，筆者認為敦煌本「壇經」是經過「傳宗」而「橘枳變體」的產物，這是否意味着一樁新的「冤案」正在產生呢？不會的，筆者自信所下判斷都是有根有據、實事求是的。敦煌本「壇經」裏有一個非常突出的特點，那就是一再強調要用「壇經」作為「南宗弟子」「遞相傳授」「以為稟承」的「依約」。被日本學者鈴木大拙分為五十七節（「隋唐佛教」的作者說：敦煌本「壇經」一卷，不分品目，但分五十七節），似乎它原來就是如此；其實「大正藏」著錄的敦煌本並未分節的敦煌本「壇經」，一共有七節（即第一、三八、四七、五一、五五、五六、五七節）說到「不得「壇經」，即無稟受」、無「壇經」稟承、

非南宗弟子」這一類傳宗付囑的話，並且列有四代（惠昕本有五代）相傳的人名。很難想象，在那些不重視文字的禪者輾轉傳抄的過程中，不發生隨意取捨的情況。韋處厚之所以慨歎用「壇經」傳宗的「習徒迷真」，使「橘枳變體」，不是沒有根據的。

「壇經」敦煌本裏有那麼多「傳宗稟受」的內容，也不是偶然產生的。慧能的南宗禪首先主要流傳在廣東、湖南、江西等地，隨後又傳播到長江、黃河流域。在南方幾省南岳懷讓和青原行思兩系的許多大禪師傳承不替，風行草偃，沒有人出來否認他們的「法統」。但是，中原地區原是北宗禪盛行的地方，已立神秀為六祖、法如為七祖。神會一系在北宗禪化導的地區宣示南方宗旨，並進而確立慧能的祖位，又無「信物」（初祖至六祖都是傳衣表信的），因此，他們就拿出「壇經」來作為「付法」的憑證。當時還沒發明印刷術，加上禪師們受了「諸佛妙理，非關文字」風氣的影響，從實用的目的出發：就節畧原本「壇經」的要義，「遞相傳授」，「以為稟承」的「依約」。敦煌本「壇經」就是當時作為「傳法」用的許多同樣的本子中被無意地保存下來的一種。當然，這樣說，絲毫沒有貶低敦煌本「壇經」的價值的含意，只是想說明一下不要「迷信」敦煌本。同時，像敦煌本那樣的節畧本「壇經」的出現，也是不足為奇的，僧徒為誦習方便起見，節抄佛經的事早已存在。

註釋

- ① 「傳心法要」說：「若是個丈夫漢，看小公案！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但去二六時中看個無字，晝夜參，行住坐臥，著衣吃飯處，痾屎放尿處，心心相顧，猛著精彩，守個無字，日久月深，打成一片，忽然心花頓發，悟佛祖之機，便不被天下老和尚舌頭瞞。」「看公案」即「參話頭」。可見此法在唐代即已流行。